

吉林大学“东北亚区域政治、经济、历史与社会发展”
“十五”期间“211 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系列著作

黄凤志 高科 肖晞 ◆ 著

东北亚地区安全战略研究

DBYDQAQZLYJ

吉林人民出版社

●教育部“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东北亚地区安全战略研究

黄凤志 高科 肖晞 合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北亚地区安全战略研究/黄凤志,高科,肖晞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6

ISBN 7-206-05024-7

I.东… II.黄… III.国家安全—研究—东北亚

IV.D731.0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1903 号

东北亚地区安全战略研究

著 者:黄凤志 高 科 肖 晞

责任编辑:关 静 封面设计:晓 峰 责任校对:丁志辉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电 话:0431-85378028

印 刷:长春市华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4 字数:37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5024-7

版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 000 册 定 价: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献给读者的这套由 19 部专著构成的系列著作，是吉林大学“十五”“211 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东北亚区域政治、经济、历史与社会发展的标志性成果。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出现了许多新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最主要两大趋势：一方面，随着冷战体制和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垒的终结，经济全球化日趋增强；另一方面，随着各国越来越重视区域合作在维护地区和平与促进地区共同繁荣方面的重要作用，各种区域合作组织不断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日趋加快。

冷战体制结束以来，东北亚地区局势出现了缓和。包括中国、朝鲜、韩国、蒙古、俄罗斯、日本在内的东北亚各国间关系，不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都得到了很大发展，以有关国家地方政府间合作为主的东北亚区域合作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与世界其它许多地区相比，东北亚地区的区域合作仍处于较低水平上，主要领域的合作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深化合作还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影响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该地区在冷战时期是大国矛盾的焦点地区，冷战体制后遗留问题较多，受冷战思维影响较严重，不仅地区内各国之间还没有完全确立互信机制，而且区域外的大国不断插手东北亚事务，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局势的紧张气氛；第二，该地区一些国家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领土、领海争端，并且这种争端已经成为影响有关国家间正常关系和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第三，日本的右翼势力极力否认对外侵

略的历史罪行和给周边国家造成的历史灾难，甚至美化其侵略行为，结果招致深受其侵略灾难的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并且已经成为阻碍有关国家双边关系发展和多边合作的最主要障碍之一；第四，该地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悬殊，多种社会经济制度并存，历史文化传统复杂多样，各国间相互尊重与认同的基础还较为薄弱。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有效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推动区域合作不断走向深入、克服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学术界必须加深理论研究，这是一代学人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出版这套系列著作的目的所在。

朝鲜、韩国、蒙古、俄罗斯、日本都是中国的周边国家，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是中国的一贯外交政策。为了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和平崛起，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并确立了“富邻、睦邻、安邻”的基本政策取向。上述基本原则和政策取向为我国全面发展与东北亚地区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和参与区域合作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环境。近年来，我国实施了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中国东北振兴与东北亚区域合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需要以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保障，有效地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是实现中国东北振兴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中国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为东北亚区域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学术界对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与文化问题展开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这不仅有助于从理论上深入研究东北亚地区各种历史与现实问题，而且也为我国发展与周边国家双边关系和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依据。

吉林大学对东北亚问题的研究具有较长的历史。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就先后成立了有关日本、朝鲜、韩国及前苏联问题的专

门研究机构。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加强对东北亚地区国际问题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1988年成立了东北亚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发挥已有优势和充分体现特色，加强综合研究，1994年在原东北亚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实体性研究机构——东北亚研究院，并确立了对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人口与资源环境等问题开展多学科、交叉性、综合性研究；1997年，由东北亚研究院牵头的“东北亚区域经济、历史与社会发展”项目，被国家批准为“九五”期间“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1999年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首批入选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4年，以东北亚研究院为主联合相关学科，又被国家列入“985二期工程”——东北亚研究与东北振兴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在“九五”“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圆满完成并顺利通过验收之后，2001年吉林大学“东北亚区域政治、经济、历史与社会发展”，被国家批准为“十五”期间“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五年来，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学校的支持下，东北亚问题研究又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其中在项目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这套“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系列著作，就是其代表性成果之一。这套系列著作的研究涵盖了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人口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是国内迄今为止有关东北亚问题涉猎的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系列性最新研究成果，也是对国际问题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一种有益探索。希望这套系列著作的出版能够把东北亚问题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的论述如有不妥之处，诚恳地希望读者不吝指正。

王胜今

2006年3月16日

前 言

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是世界和平与发展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认真研究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的特点，探讨东北亚各国安全战略的嬗变，把握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发展的脉搏，对于我们建构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走出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的泥沼，营造适宜中国和平发展的东北亚地区国际环境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国家安全是伴随国家产生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国家生存与发展利益不受威胁的一种状态和行为。国家安全问题的出现催生了国家安全战略的问世。国家安全战略是民族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种综合资源和力量来应对国内外威胁与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总体构想。国家安全战略缘起于对国家安全环境的判定，莫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威胁与挑战敌手的认定，表现在运用国家各种战略资源与力量消除威胁、维护国家安全的行动。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的安全呈整体性状，每个国家制定和推行符合本国安全利益的战略，必须适应全球化安全整体性的特点，在全球安全的大框架下筹划国家安全。

古往今来，人们对国家安全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制订和推行了不同的国家安全战略，导致不同历史时空中国际安全战略格局的发展和演变。国家安全既是客观的状态，又是主观的认识，“是国家对安全的客观状况的主观认识。”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推行植根于人们对国家安全环境的判定和对敌与友的认知，正确的国家安全战略建立在科学的国家安全观基础上。国家安全观是指人们

对国家安全的基本认识、基本态度和基本观点，传统意义的国家安全观主要指国家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领土安全。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的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除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领土安全之外，又增添了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和信息安全等新内涵。在全球化时代，新安全观与传统的安全观念相比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其一是国家安全边界扩大化，国家的安全利益范围不断扩大；其二是安全主体多元化，以国家为轴心，上至全球安全，下到个人安全；其三是安全要素综合化，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所包含的根本要素为领土、人口、资源与政治主权，现在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环境等因素都进入了新安全观的视野；其四是安全手段复合化，一个国家除了传统的军事手段外，还必须综合运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及环境等手段来维护国家安全；其五是安全问题国际化，国家安全边界的扩大、安全主体的多元化使得民族国家对安全问题的关注超出了国界，而经济、环境、跨国犯罪等领域的安全问题本身就与整个国际社会相联系；其六是安全关系多边化，国家安全的要素呈现综合化、跨国化的发展趋势，使多边安全合作已经成为各国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

国家安全战略不仅是国家安全观念的实践，也是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的产物。利益规定安全，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决定一定时期安全的总体面貌。国家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之一，国家利益是个高度概括和综合性的概念，是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需求的总和，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交往的最高准则和核心价值。国家利益由多种要素所构成，其中国家经济利益是国家战略利益的物质基础，国家政治利益是国家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而国家安全利益则是维护和发展国家经济利益与国家政治利益的基石。国家安全利益的确认既是一个客观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主观认知过程。从主观认知的角度来看，思维方式、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

主体性特质是影响国家安全利益确认的重要方面。国家安全利益的内外客观条件只有通过主体的思维过滤之后才能成为国家安全利益的确认基础。全球化时代赋予了国家安全两重性的本质特征。相互依赖与相互竞争的同步加深,使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对安全行为的驱动呈双向化趋向:对立的利益导向冲突,共同的利益导向合作。在全球化时代,没有泾渭分明的敌我界限,也难以做出非此即彼的是非判断,更找不到绝对适用一劳永逸的安全战略。

在全球化时代,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来自诸多方面,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权力地位不同,对安全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诉求。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支配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殖民主义时期制定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其数学模式是“零和博弈”。国家安全战略追求本国绝对安全和绝对安全优势势必造成安全困境。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用以解释国际紧张、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概念。它所界定的是这样一种安全状态:在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下,由于行为体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主权国家行为体互不信任而彼此猜疑,出于安全目的而增强自身实力(军事实力)的国家行为,最终导致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的产生。安全困境是指在国际关系中民族国家间在安全方面互不信任、互相惧怕引起的安全信任危机。

和平和安全是人类社会梦寐以求的目标。为了走出安全的困境,在20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探索中,人们试图以集体安全来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集体安全是指国家之间通过结成一定形式的军事政治联盟来获取和增进本国、本集团成员安全的一种安全保障理论和实践,它以集体力量威慑和制止可能来自内外的各种干涉或侵略行动,保护每一个成员国的安全利益不受侵略的威胁和损害。集体安全的原则是安全同享,风险共担,即“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在集体安全体系中每一个国家都承认其他国家的安全就是所有国家的安全,它们同意并且愿意对侵略者做出集体反应,任何一个

国家遭到侵略进攻都被视为对所有国家侵犯和攻击，它们将以集体方式反对和惩罚侵略者。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是人类为了防止战争而探索建立的一种安全模式，全球性集体安全的初次实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

人类社会对集体安全模式的探索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实践向世界各国昭示：建构集体安全的困难在于世界各国对国际安全问题难以达成共识，世界主要大国和强国在国家安全利益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侵蚀着集体安全的理念，而霸权国家的侵略扩张行径则在不断的向集体安全的模式发出挑战，使得“严格意义的集体安全并不存在”。在集体安全模式下，对于大国的侵略行为和违规活动，无论是国际联盟还是联合国都无法实施集体有效制裁，甚至对于有大国背景支持的中小国家集体安全组织也显得无可奈何。美苏冷战发生，联合国因受制于两极对抗而无所作为。冷战结束后，集体安全模式又受制于超级大国建立单极世界霸权的图谋而无法取得新的进展。集体安全的实践不仅在全球层面屡陷困境，地区层面的建构也凸现“乌托邦”的色彩。

在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的普遍存在，向世界各国提出了限制安全竞争的要求，安全合作机制的理论与实践应运而生。合作安全是以合作求安全，其既是一种安全观念，也是一种安全政策，它的内涵是在地区或全球范围内，通过促进各个国家在安全事务上进行合作，从而使各国的安全得到保障。合作安全理论反对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安全问题的手段，主张“磋商而非对抗、确保而非威慑、透明而非秘密、预防而非纠正、相互依存而非单边主义”。合作安全的特点，一是强调参与者的多元性，二是强调探讨议题的广泛性；三是强调组织发展的渐进性；四是强调通过合作实现安全。合作安全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话的方式建立一种大家一致同意的措施来预防各种形式威胁的发生。合作安全“不是为了对付一个共同的威胁，而是为了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即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它承认国与国

之间的纷争在所难免，但它主张这些纷争要在公认的规范与既定的程序内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将冲突的可能性控制在最低点。因为，合作安全理论是基于“综合安全”的理念来设定对话与讨论的议题的。它的内容超出了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范围，拓展到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信息等领域，凸显出一种以政治、经济安全为核心逐渐向军事安全领域发展的综合安全观。所以，合作安全是一种预防机制，而不是一种危机处理机制。它的假设前提不是基于“零和博弈”而是“合作博弈”的战略关系，其预期结果是使参与者获得“双赢”或“多赢”。

斯蒂芬·克拉斯诺认为建立国际安全合作机制能够改变国际利益的狭隘观念，以合作互利的长远利益代替争夺权力的眼前利益；安全合作机制并不意味主权的转移或放弃而只强调各国的共同责任和采取一致行动；安全合作机制为国际关系角色同时提供机遇和限制。为了实现全球或地区范围的和平，各国按照一定规则和程序发展双边或多边互动关系变得非常必要，建立安全机制符合各国摆脱安全困境的意愿和利益。

然而，仅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并不意味着安全合作机制就能够建立起来。“在安全领域，如同囚徒困境一样，即使存在帕累托最优解，行为体仍有可能选择自己的占优战略，也就是说制度合作的可能性要比在经济领域小。”建构安全合作机制的困难在于：

其一，安全问题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国家安全利益至高无上，在地位上高于国家经济利益，国家对安全利益的考虑趋向于谨慎、敏感、多疑的取向。

其二，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对国家安全战略利益的追求存在巨大差异，民族国家实力地位与利益分布的正比关系，决定了国力强弱不同的国家在安全战略方面定位目标各异。

其三，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和科技发展的不平衡性，国家疆域和人口构成的不均衡性，决定了国际关系现实中存在着巨大的权力

差异。在利益动机的驱使下，民族国家渴望追求国际权力，导致国家间激烈的政治竞争和安全困境的产生。建构安全机制的目的在于遏制恶性安全竞争，摆脱困扰民族国家的安全困境，建构安全合作机制的目的在于通过原则、规范、协商约束单边行动，限制权力政治的空间，这样一种机制往往会受到弱国的欢迎，而对于强国来说则较少吸引力。另外，“安全机制对于追求改变现状和维持现状的国家来说也具有不同的意义。追求维持现状的国家通常愿意通过建立制度来稳定现有利益。而要求改变现状的国家则要挑战现有制度，或者反对任何“锁定”现状的制度安排”。

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表明，国际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是大国战略、安全共识和安全成本三维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三维力量的反向运动则会严重阻碍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与发展。

世纪之交，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凸现，多种的矛盾聚集使其成为世界安全局势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当代世界大国安全战略的博弈集中体现在：东北亚地区美日中俄相互关系的合作与冲突。东北亚地区地处欧亚大陆的东部，战略地位重要，是中、日、俄三大国力量的交汇点，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异常密集的地区。半个世纪以来，中、日、俄、韩、朝和蒙古六国间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始终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呈梯次发展态势，各国安全战略利益追求的目标大相径庭，冷战制造的国家分裂与民族对抗埋下了引发民族冲突乃至国际冲突的火种。朝鲜半岛与台湾两岸的武装对峙贯穿了冷战至今的全部历史时空，诸多敏感的热点问题汇集激化，成为影响东北亚地区安全的重大隐患。东北亚地区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其成为各国安全战略博弈的角斗场和各种国际安全理论的实验场。

当代东北亚地缘政治处在一超多强的国际战略格局时空中，还必然要浮现出超级大国——美国权势辐射的身影。鉴于21世纪全球有潜力对美国霸权地位发出挑战的六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中三个（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分布在东北亚地区，东北亚地缘六国中有世界

第二经济大国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国家韩国、经济迅速崛起国家中国和不甘沉沦的核大国俄罗斯，东北亚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呈持续上升趋势，使其成为 21 世纪美国亚太战略大棋局中生死攸关的地区，其在战略层面上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意义不言而喻。

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像磁石一样吸引了美国霸权战略的关注。为了在东北亚地区追求单极治下的和平与稳定，强力塑造东北亚地区单边安全格局，美国继续维系了冷战时期美、日、韩、台的军事政治联盟，图谋在东北亚地区大国博弈的棋局中继续保持优势地位。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推行单极稳定的霸权战略使地缘政治力量的对比失衡，加剧了其他国家的不安全感。在美国追求单极霸权战略的影响下，东北亚地区大国对抗的阴云笼罩，地区热点问题持续升温，冷战的幽灵徘徊不散，安全隐患严重，正在成为 21 世纪亚洲的“巴尔干”，东北亚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安全困境。美国的单极霸权战略导致东北亚地区国家失和，使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晨曦下蕴涵着大国对抗的刀光剑影。

从东北亚地缘政治力量的结构关系看，东北亚地区大国力量对比关系呈现出了一超三强的特征，在美日中俄四大国地缘战略利益的交汇点上汇聚了诸多合作与冲突的矛盾，大国多边关系纵横捭阖、云谲波诡。美日、美中、美俄、中日、中俄、日俄之间在战略上相互掣肘，欲扬合作风帆，无奈昔日旧怨作祟，现实国家战略利益相悖，使 21 世纪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道路荆棘密布，险阻重重，制衡与反制衡的斗争十分激烈，地区安全合作机制迟迟难以建立。

21 世纪最有潜力在经济规模上能赶超美国并成为美国霸权抗衡者的国家，是拥有 13 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侧，东临太平洋，西北部则深居于欧亚大陆腹地，周边为俄罗斯、日本、等陆海强邻所环绕，战略地位重要，历来被地缘政治学家们视为“海陆争霸进程中的战略要塞”。中国崛起的发展前景招

来美日的疑虑，美日以强化双边同盟关系防范中国。

日本是传统的东北亚地区大国，战后以来日本经济腾飞的实现、迈向政治大国的步伐和欲成为政治强国的跳越，给东北亚地区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因素。日本政府对内增强防卫力量、对外在强化美日同盟基础上推行的大国安全战略，目标是要构筑由日本主导的“东北亚安全共同体”。强大的经济实力、军国主义的历史传统和政治大国的冲动将会形成共振，深刻影响日本东北亚安全战略的走向，并给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蒙上阴影。

俄罗斯是地跨欧亚两大洲的国家，总面积1 707.54万平方公里，其中有2/3的版图位于亚洲。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结构决定了其在积极发展与欧洲国家关系的同时，也极为重视同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北亚地区保持联系，以地区安全战略维护地区安全利益。普京政府的东北亚地区安全战略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实行对华全面友好战略，建构双边安全信任关系；二是逐步改善同日本的关系，冻结北方领土问题；三是实行南北朝鲜等距离外交，主张和平解决朝鲜核危机。俄罗斯地跨欧亚两洲的战略回旋空间和核大国地位，为其奉行灵活的东北亚安全战略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俄罗斯东北亚安全战略以其国力所提供的战略力量为依托，目前呈一种守势战略态势，目标是要在东北亚地区维持安全现状，并随时准备在局势的变化中渔利，准东北亚国家的地缘身份为其进退提供了战略回旋余地。

在东北亚地区一超三强的国际关系格局中，中日俄地域三强处在超级强国美国霸权战略的强磁辐射中，美国依托超级大国的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军事扩张力和文化渗透力，借助于美日、美韩同盟和美台“准同盟”关系对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产生着重大影响，发挥着其他国家无法替代的作用，其中美日关系是决定东北亚地区大国关系结构的主导性力量，美日同盟构成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优势地位；美中关系是21世纪初东北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主轴，东北亚地区安全大局走势的晴雨表，美国对华政策的成功与否

事关美国东北亚战略全局的得失；中俄关系是东北亚地缘政治弱势地位国家相互借助抗衡强权的制衡性力量。世纪之交，美国在东北亚地区超级大国的强势地位凸现，但东北亚国家在地缘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对比中呈现三极鼎立的自然分布形态，使美国在东北亚的强势地位不能不受到地区三个强国——中俄日的影响和制约。在美国霸权战略的强磁辐射下，中俄关系、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受各自国家战略利益驱使，沿着不同的轨道行进，构造了21世纪初弱势中俄联手抗衡强势美日的东北亚地区大国战略关系走势，东北亚地区共同安全秩序的构建受制于大国战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影响，在短时间内难以有效的进行整合。

从东北亚地区美中俄日的关系看，一超三强的大国力量对比关系是一种明显的实力不均衡格局。美国是惟一显形的超级大国，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俄罗斯是一个“跛足超级大国”，日本是一个正在从经济大国发展为政治大国的国家，东北亚地区聚集着除欧盟以外当今世界上的几个主要力量，彼此之间利益交错，力量碰撞，世界上的各种矛盾在这里几乎都可以找到。美、中、日、俄围绕着争夺东北亚地区主导权的问题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美国遏制中国，防范日本，牵制俄国的战略谋划，造成了东北亚地区大国间牵制与反牵制、遏制与反遏制、利用与反利用的斗争时明时暗，纵横捭阖，云谲波诡。美国的一超主导地位正在受到中国崛起、俄罗斯复兴和朝鲜桀骜不驯的有力挑战，从长远的观点看，日本走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抱负和不甘屈居人下的民族性格对美国的东北亚霸权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东北亚地区大国间国家战略利益的矛盾和相互缺乏安全信任，是地区共同安全秩序建立的难题。

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延续了冷战时期的安全格局。大国关系和利益错综复杂，不论从区域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是从区域国际体系的安全结构特征来看，安全困境普遍存在且十分严重。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本质上是一种权力政治的困境，但同时也是国家行

东北亚地区安全战略研究

为体间安全认知的困境。东北亚安全困境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朝鲜半岛的分裂所导致的北南双方的相互敌视状态以及朝鲜核危机问题所引发的地区安全紧张状态，它们成为地区安全困境的首要问题；二是超级大国美国在东北亚地区追求霸权战略利益，成为东北亚地区安全的最大变量，它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东北亚地区国家关系的紧张，加大了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整合的难度；三是东北亚地区大国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中日之间存在着地缘政治矛盾，双方在历史问题、领海争端、国家安全利益和地区主导权等方面存在重大分歧，直接影响了东北亚地区安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是大国关系的结构性困境，东北亚地区安全结构的复杂性使其至今仍未走出安全困境的泥沼，形成地区安全的集体认同和有效的地区安全机制，各国利益的矛盾掩藏着军备竞赛和地区冲突的危险。

东北亚地区经济热和政治冷的反差昭示，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存在着合作与冲突并存的两种发展趋向，正处于发展中的“危险历史时空”隧道，加强经济合作对维护地区安全、实现政治经济的平衡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东北亚区域内经济相互依存度与内聚力越高，越需要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来规范空前扩大和深化的经贸关系，以降低交易成本，消除制度障碍。所以，随着经济和社会联系的加深，各国走向合作是必然的。经济合作最终会通过“外溢”效应对政治、安全产生影响。

合作与冲突的起因都缘于对“绝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合作是因为存在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冲突则表明存在着国家利益的分歧和矛盾。合作安全是东北亚各国穿越发展时期“历史危险时空”、维护东北亚地区经济发展和政治安定局面的有效途径。合作安全不仅有助于减少相互猜疑，改善各国间的信任关系，也为解决各国间在安全利益上的分歧和冲突创造有利环境，提供有价值的渠道。各国应摒弃以实力抗衡来谋求国家利益和安全优势的旧式思维，根据“立足现当前，放眼长远；加强理解，增强互信；求同存异，循序渐进”

的原则，通过加强经济领域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提高应对威胁和挑战的能力与效率，实现化解和减缓政治矛盾的目的。

东北亚安全困境的现状有着深刻的历史、现实、政治、社会和国际等层面的原因，东北亚国家在摆脱构建安全秩序的困境将会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历史进程。

首先，构建东北亚地区安全与合作的共识，推动地区各国重新构建东北亚安全与合作的新理念。走出东北亚安全秩序困境的一条重要出路，是各国应从东北亚地区安全的整体利益出发，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加强合作，重新构建东北亚各国的身份认同，树立新的安全观，争取实现共荣、共安和共富，实现东北亚的政治和解。只有走出冷战思维，才能加强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and 科技等方面的交流联系，增强安全、发展和文化的认同感，营造一种宽容、豁达、协调解决问题的气氛，建设相互依存的伙伴关系，最终实现建立东北亚安全合作共同体的目标。

其次，走出东北亚地区安全秩序困境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东北亚区域安全协商机制，以制度性力量来保障东北亚地区安全。因为国际制度的功能在于其能够规范国家行为，消除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通过建立东北亚安全协商机制，将区域内各国间的分歧与争端纳入到协商机构中来解决，在机制框架之内协商制定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原则和规范。东北亚地区建立安全协商机制的可能性在于东北亚地区主要国家之间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文化联系，中、日、韩国家的文化都是在中国古代儒家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构建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符合地区各国的利益，各国会从地区的安全环境和经济发展中获益匪浅；美、中、日、俄四大国的现实政治经济关系走势稳健，美国在2004年7月曾向中国提议，将朝核问题协商机构由六方会谈升格为讨论东北亚安全保障问题的常设机构，以确保东北亚安定。另外，东北亚国家间签署了许多支持双边交往的法